



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时的城门。



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四方面军一部分。

曾对 1935 年五六月间中央红军过彝区、过大渡河以及之后翻越夹金山有细致描写。从他二十余年前所作深入调查采访后呈现的文字中，无疑能够看出红军是在克服了种种困难，付出了巨大牺牲打击到敌人后，才翻越二郎山，迅速突破川军在天全、芦山的阻击线，接近大雪山夹金山。这一路的故事，如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如二十二勇士飞夺泸定桥等等，至今为广大国人所熟知，许多人耳熟能详。但过夹金山这一段，红军遭遇的是怎样的困难？其实与此前、此后许多战斗场面不同。

就敌人的状况来说，有一种微妙之感。蒋介石飞到成都，召开川军高级将领会议。此前，其嫡系将领薛岳建议，中央军不要急于进川，因为四川境内此时已经有十万红军，四川军阀刘湘肯定会求助中央军，此时可调派黔军入川，让川、黔两省军阀部队在与红军作战中相互制约，甚至各自消耗。而川军中则流传着其首领刘文辉的“十六字方针”，即“只守不攻，尚稳不追，保存实力，避开野战”。看似来自敌人的威逼因其内部原因有所缓解，实则是敌人希望解决内部矛盾，以及整合力量。

但横亘在红军部队之前的困难一点也没见少！在中革军委收到红四方面军电报，称已派出部队去懋功迎接中央红军之后，1935 年 6 月 8 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为达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给各军团

的指示》，首次以命令的形式明确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的，且会合地点确定为懋功。这就要翻越夹金山！翻山之前，政治工作人员要找伤员、病号谈话——要让他们留下来。这些留下来的战士许多是南方人，此前从没有看到过雪。留下来后，在此后相当长的岁月里又要特别注意不能在国民党反动派前暴露参加过红军的历史——这很难，毕竟口音等等与当地都不同。而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有的因伤病留下来的战士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才被认定为在乡红军战士。而就翻越夹金山的部队来说，王树增认为“是比任何残酷的战斗更艰难的过程”。原因在于高海拔、高寒。而执行翻山壮举的红军没有装备。连中央纵队中的女红军都是一身单衣。“一向身强力壮的担架队队员刘彩香实在太累了，她一头栽倒在雪地上，无论如何也爬不起来了。挣扎的时候她听见有人对她说话：‘小同志，快起来，这里是停不得的。’刘彩香抬头一看，是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她一股劲儿，居然一下子站了起来。彭德怀连声说“‘好，好，你很坚强。’”王树增的这些描述，来自于采访与文献。他还记录了“死亡最多的是担架员和炊事员”，“担架员的负重太大，因不愿意丢下那些在作战中负了伤的战友而直至自己累死”，“炊事员死亡的原因大多是因为违反了轻装的规定……总想多带些食物，以便日后别让官兵们饿着”。王树增判断这些担架员、炊事员当年“无